青藤書屋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青藤書屋文集

(三)

徐渭著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一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年年歲歲走儒冠。不知天姥山中客。十載關門傲長官。

龐山凱歌爲吳縣史鼎菴

縣尉卑官祿米微。教辭黃綬着戎衣。賊中何事先寒膽。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劍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金鏃無光入土消。冷雨凄風秋幾度。定誰拾得話今朝。

又

無首有身秖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馮將老譯傳音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旗裹金瘡碎劒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斷養眠營竈。自向霜槽餵鐵驄。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

十年前與一相逢光景猶疑在夢中記得當時官舍裏熏風已過荔枝紅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開伐鼓吹簫一兩迴帳底畫眉猶未了寺丞親着絳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着身若使吹簫人尙在今宵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靑春傍人細語親聽得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箋裏殘花色尙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窓暗飛盡寒梅雪未晴

丙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尙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闉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紅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贈參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幷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插鬢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爛柯山下正圍碁。

又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先禽賊將出洄中。

又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行渴・得巖廻・乞茗・

花落花開隔水津。棧梯茆屋總堪鄰。扁舟若不尋歸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沿溪行盡渴生塵雲英只在桃花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臥元龍安窓偏向梅花角去暎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泅一頃銀光萬箇頭水石何緣能有此星辰盡夜殞寒流

又

淺水攀頭醾幾堆清涎齒縫破生梅竹舟欲過從何處無數游魚磕額回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徐號天峯・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瓦巵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騣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煆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鐵欐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朵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有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一月眞時月月眞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插頭過市上，疎疎數朵頗宜人。

徐濟之攜新婦侍親揚州

初綰同心結尙縑，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 時予方入武夷。

君去高鄽是壯遊，風吹樹葉綠嬌秋。歸來佩劍不須脫，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清。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隻鴛鴦睡不醒，一隻相思愁殺儂。

又

籠中鸚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一邊蟲粘蜘蛛網，一邊窓打撲燈蛾。

閶門送別

送別閶門日已西自將光景比烏栖半生不解依枝宿今日翻成遶樹啼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繫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遙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眼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攜觴俎探禹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去時薄靄溟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衣

春來攜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羨爾寧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舊路吾能說雪浪屏山畫裏看

留別倪子

小門一徑柳垂絲簾下垂裾話別離卻問歸來是何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杉大者至八抱一瓦觀音二三古

銕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又

赭錶青銅凌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蟻長恠曾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鬟十五人愛儂雲鬢怯儂勝近來海舶久不到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袍迴鞭故遣穿楊柳衝落楊花撲紫騮

東山擁伎

道人道帔剪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小伎紅衫何處買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戴進不得武英收爲抹勾漏絳釣裘若使今朝逢沈四眞成伯樂哭驊騮

高樓對雪

高樓一衲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叵羅雪裏茶花儂似否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人云斗牛眼甚惡最憎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挂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介只看眉潭白兩毬

又

繡人須樣繡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脚走各綳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獰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親見者只推霧裏見分毫

又

蕭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瓦飄零盡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連雲撥不開忽扶黃瓦出樓臺隄長水闊三千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夷館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由看墻外聽嘶出屋檐

又

貢來獅子看曾眞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可昨朝攫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槁少鮮妍。一叢五竿百箇錢。賣與人家那不貴。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荸薺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栽。百貨百珍俱得到。卻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開將掃括。不須遮鼻過風頭。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遙人影沒。更誰知爾下山時。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鬢插紅。卻說看山須霽好。昨宵濕馬費梳騣。

上谷歌

少年會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今日獨餘霜鬢在。一肩與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疊無他事。東擲西拋只蹶騾。

又

八達高坡百尺強逕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碧戍堡終年霧噎黃

又

箇箇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賒儘教上谷長千里只用中丞兩臂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鱉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劍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客有時青草站鳴駝

又

橐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捷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開箇箇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士天生劍戟擁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笋倚天班馮誰喚起王摩詰畫作賢人曉過關

胡市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碁嫌盡殺。大家和局免輸贏。

邊詞口及宣府之作。並客燕時到馬水

四壁龍門鐃削閣。枉教鄧艾裹氈衣。莫言虜馬愁難度。卽使胡鷹軟不飛。

又

牙兵箇箇是熊羆。別選奇才養作兒。試看陣雲穿急處。一團蜂子擁人飛。

又

墻頭赤棗杵兒班。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棗。江南白苧怯穿蓮。

又

立馬單盤俯大荒。是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帳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賒。順川流水落南涯。眞馮一堵邊墻土。畫斷乾坤作兩家。

又

黃旄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魂魄至今留黑石。兜鍪連歲落魚鱗。黑石堡。所禽地也。得其胄。上之朝。

又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鐶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撩人看。起坐黃芻餵錶驄。

又

葛那頸險斷胡刀。纔手攀頰按得牢。歸向鏡中嫌未正。特搓過左一絲毫。葛那、宣府之降胡。

此下四首、並又俺答甥女事。

女郎那取復梟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一。更誰紅頰倚蘆笙。

又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氈羅。遞與遼東黃鶴子。側將雲鬢打天鵝。

又

汗血生駒撒手馳。況能粧態學南閨。帢將皁帕穿風去。愛綴銀花綽雪飛。

又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頰腮梨灑練椎。箇箇菱花不離手。時時站馬上胭脂。

又

曾見思歸數寄書。忠魂畢竟滯邊隅。可憐一斗萇弘血。博得墻圍柳數株。右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又

十八盤南甃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當時浴起蕭皇后。何似驪山睡海棠。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又

邯鄲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賈兒懶向樓中拈粉絮解從馬上寄征衣（丁鳥水者遼東李寧遠之子家卒敢死婦有秦風）

又

黃鼠白脂捷逼逊夜猴搏鼠捷於猱將猴比鼠無多大自古獐麋怕皁鵰

長干行

玉人夜夜板橋灣金盡蕭郎隔水看不分踏樓騎鳳脚偷來橋外立紅闌

又

木蘭艇子夜夜開桃葉桃根太往來攪起鴛鴦雙睡翅倒嫌他扇落金釵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住在荷花月明打開猶自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空俱不見滿江鵝鶴弔雄雌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定是元常幾代孫朱砂小篆途專門誰知老子壁拆路竟讓新郎屋漏痕

凝往中止

綠萩胡麻各一盤憐君餉我每朝飧猶聞竈下青衣嫂打餅鋪椒脆月團

菊

百草諸香百露溥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瘦爲伴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爲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檣莫愛江邊樹恐有啼烏在上頭

默泉篇其人善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默泉泉水有流不作響正如琴上不絃絃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急梳頭花枝誰肯先春老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記得金釵墮雙鳳十年前夜舞誰家

王元章墓事見山陰志

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正韻

淮河流水盡蘆葦明府冰清貌苦羸卻說故人禪竈冷爲烹一尺鱖魚肥

挽陳君之配蔣

陳君轄我飲青春焦革賢閨釀絕倫若舉醉鄉祀祭典沈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跚趺秋草看明月紅頰成都賣酒人與歔亦是千年別

麟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歷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氛都如霞采瀰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牸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舌麟臥微動則見遍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霏霧罩籠風雨大作羣樹鳴吼塵土飛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遂不喘息即今馬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尚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卻方樣淡縫所在並視現紫色戟毛所據國隆等

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幷所呈由均乞轉達闕廷惟復別有定奪右乃删削彼院文移以存其實

一辭羌馬獻蘭筋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皇厭祥瑞不教麟犢惱明君萬歷初有獻千里馬者・卻之・

又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住世去飄然魯叟若逢應不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干瑞到我皇眞主聖臣賢盡鳳麟卽看閣上千秋畫不羨牛邊數葉鱗

又

吾皇已卻千里馬天亦躊躇五采麟尙恐越裳重譯至急傳黃紙與邊臣

又

淸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番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語欲傳一語奉明王

又

鱗中許貢止常鱗但取冰鮮片腦新五馬敢圍茶葉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潦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聖主憐親御布袍行十里汗香飛遶一壇圓係實事・

又

聞道麒麟鬬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牛腸鱗甲知何物。干犯天光半夜紅。

漁鼓詞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鷓鴣日夜啼。紅綿如水單衾火。冷煖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諺魚洲。百貫囊錢入海流。央殺主人尋翠羽。不知鸚鵡在高樓。

又

虎邱茶葉崐山歌。專諸骨董刻絲梭。明月大家消一看。焉能人娶一嫦娥。

又

洞庭橘子鳥芡菱。茨菰香芋落花生。婁唐九黃三白酒。此是老人骨董羹。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若爲化作沿江柳。直管鶯聲到岸頭。

又

夏來涼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欲買纏頭無蜀錦。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渺銀河澈水情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體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一棄一留都不計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言好劍者之專錢君於蘭之墓亦然故用其事

新篁拗曲闈成圃碧玉垂花琢作條終歲摩挲兩無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

秋日高城大道邊黃花無處不金錢撩鈿惹鬢無他事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聲度曲亦悠悠略攢秋月雙蛾曉直遏行雲一膺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虵小葉涼人雨雪遮三代以來無此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托王老買瓦窰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瓦窰青脊始聞君煩君自入簑衣伴儘我青錢買二斤

賞得一猫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聘花徑馮教撲蝶行從此牡丹須再書要看一線午時晴

五洩

紫閬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厓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絕似海門潮正急。白頭翻貼黑沙行。

五洩霧

茫茫一卯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暗。香煙幾縷白黃昏。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五條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墮水墮驢都不恨。古來一死博河豚。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沙渾石澁夾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條。流出盧溝成大鏡。石橋獅影浸拳毛。

寫扇與毬兒

既已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錦。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衷緋而西沈往弔少保公。故有後絕。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又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意爲我巖灘敲石頭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其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尚餘梢翻霞弄日長空上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憨粧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鬱金衣帶一葦航堤長水闊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兒住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沒沙泥齧草奔風馬自蹄卻問駱駝何處去大酋隨獵未曾歸

又

胡兒處處路旁逢別有姿顏似慕容乞得杏仁諸妹食射穿楊葉一翎風（盧最清檐纏杏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廣見南轑命捽殂倒與鴟夷留一滴回韁猶作卯兒姑（北諺云駱駝見柳逢子見酒又夷言檐頭爲卯兒姑）

黃楊山

石牙初豁轉成含近頂如臍着一菴谷口進來三萬丈數株松柏似江南

又

巉厓立馬苦迷灣破寺饑僧路懶攀除卻黃椒千萬片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強蒲葵團扇滿筐箱蠻娘只備涼衾枕未要橋邊寫二王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渾今日不愁人不醉太眞新出浴湯溫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二

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睡彎茗帚午雞鳴。

畫高嶺莫行僧衆

知是我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處。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兩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物。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枉用鍬鋤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蜺。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事。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枰開曠指長。美人凝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客。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賓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剎那。五百年來碁一局。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雙眸如鏡水。一逢李白解金龜。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事。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閭來問答。眞成出相楚騷經。

爲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眞。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爲羅帳處。何人不是戲場人。右帳竿木偶圖。

又

一處飛槌一踏櫂。鑼聲鼓韻走兒曹。無端士女如雲集。也要丹青費筆描。右打流星槌及踏高蹻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簑曳雪老漁孤。酒筵正苦黃魚熱。對此寒生綠葉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閣坐何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寶鏡。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竚蕉陰美人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行到芭蕉忽回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窗下索題詩。今朝風景偏相似。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鳧牛兩碟酒三巵。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闌。蓓蕾已青酸滿樹。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拔青天上。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郡城去海不爲遙。墨籜淋漓似鬱蛟。莫遣風來吹一葉。恐於箋上作波濤。

又竹石

片石蒼蒼映莽林南宮如見拜難禁牛車若使能移去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數葉傳神爲不朽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龍凍筆勾寒入指中急遣蒼頭沽一榼破簾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蛇拔尾當黃土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虵有尾頻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尺春來秖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兎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窗涼似水斷厓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窗前風月時數竿疎影響書幃今朝搨向溪藤上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惟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蚌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醉。贈與竹枝撩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碑上筆。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箏遺許口北口北曾許唉我以箏戲之

口北清饒似大蘇。窮邊那得箏燒爐。曾聞止渴消梅子。故寫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鎮

聚榦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即令小節無些用。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荆棘。卻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虵挂一梢。應有斷厓藏半幅。蒼藤翠蘚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況值膠礬盞內空。爛頴掃來孤鳳影。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卽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旣然成海蛤。轉教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菽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怪叫。皁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青虵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兎拳。醉裏偶成豪健景。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靈均。頭陁暗裏爭餐鮹。卻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筍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筍兩三株。卻馮一匕硫黃末。竟奪雷州穩臥豬。

寫竹壽郁頴上

頴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淇園綠。但願君爲衞武公。

畫筍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瀟瀟翠羽疎。東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數寸班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貰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逋。竹梢墨色潮如此。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仙雜竹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女。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去。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卻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蜜。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瓣眞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獅子。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礙畫船搖。想到薰風四五月。也能遮卻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眞。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塗脂粉。睡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苧浦頭長花大葉插中流卽令遮得西施面遮得歌聲度葉不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外遙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況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研底毫端秋氣清攢花簇蘂筆通靈看來不似雞邊色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

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往看寫黃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羝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糕五色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急貌不能紅。太眞月下胭脂頰。試問誰曾見影中。

又（夾竹者）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仙拋下蛻。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世。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搖扉一萬叢。總使梅花開似雪。卻輸毬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薄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輕盈窺宋玉。馮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青枝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墻圍。洛濱仙子波心立。虢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魂。萬里曉天微有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色。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卻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婦。絕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愁殺蘇州陸子剛。（陸子剛、蘇人、礦玉妙手也。）

又

海廟元君斷百葷。粉腮胭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渠踏。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鬟絲。黃陵廟口無多路。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鞿趁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京固是朝天路。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肯從峯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又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尚有舊時書禿筆。偶將蘸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母蚌太鼾眠。明珠一夜無人管。迸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顆。誰知一顆不堪餐。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偶施小茜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賣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團
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妾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準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風吹老海榴黃宵來酒渴眞無奈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自迸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砂萬斛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蕉鹿相沿誤故亦不避
紅棘黃荊樵斧歸芭蕉學畫指如椎中間一葉渾相識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蒂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束如筆頴放如蓮畫筆臨時兩鬬妍料得將開園內日霞箋雨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卻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甜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去短撅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演茶花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兎申藤善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卻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鶴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色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與雖有餘筆禿盡難畫鷁鷁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馮伊遮蓋無鹽墨免倩胭脂抹瘦腮

芭蕉玉簪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朵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菱草

金陵梅桂餡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羹一吸葡萄春五斗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道人寫竹幷枯叢卻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相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也應花鳥笑人痴右白頭翁桃花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哥喧問渠何事爲人語我愛山中聽鳥言右了哥古松了哥卽鸜鵒類也

又

金縷園晴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爲珍夜來迸破封函上飛入誰家苦竹林右苦竹鸜鵒

又

凍合梅花暝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絕呼雨呼晴奈爾何右鳩梅

題花圖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爲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看無聲詩裏頌千秋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鬬芳春紅顏笑臉如撩客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册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册各成詩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畫降龍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一雨盡歸燒尾德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儔墨到鬚邊忽一逸令人也動點睛愁

又

鱗鬚不殊點額歸丰神卻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八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罷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蠃

魚蝦螺蠃藻萍鮮一樝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甚臂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蠃

誰將畫蠃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卻黃雲歸穴去付君甲胄欲何爲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我頭上青天馮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這場松花落盡尚黃粱夢中有客刳腸看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蠃瓜蔬筍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味除卻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免．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綠葉遮朋友．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穀

片墨圖枝布穀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驚轉眼流光速．又是農簑細雨時．

書畫免中有一白雛

劣蹄凡毳等閒同．獵處難嬰宋鵲鋒．中有霜毫眞逸足．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餉．富人子以其謾己．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噫．童子知羨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够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潑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摶。無限片帆當此際。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鷁嬉。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節。鬬買餳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鷁齊。線長線短迥高低。春風自古無憑據。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可。誤殺低頭看鴨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斲木鳶。更有大風君信不。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颶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餳。寄線於腰。忽大風拔鳶向海。兒竟墮死。收其骸。餳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渡。可憐帶殺弄餳兒。

又

剡藤湘箋一片雪。彷彿孤飛野鶴雲。畫取此圖酬酒債。未爲輕薄有錢人。

又

村莊兒女競鳶嬉。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使。竹腔麻縷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鷂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鷂飛不顧脚。踏着棠梨纔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線斷箏飛打一交。若箇紅靴不破綻。若人紅襖不鏖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波外。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鷂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搭。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鷂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臥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兒郎三五輩。壞將多少綠蘼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讎。腰脅如弓項領柔。看鷂觀燈都好景。正難高處去搔頭。

又

百丈牽風假鷂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在。還好漁翁撚釣絲。

又

鷂材料取剩糊銜。卻嚇天鵝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脚。折他鞋襪兩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拗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色。禁得兒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兒郎渾已盡。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鷂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餳糖盡買奉他家小主人

又

新生犢子鼻如油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爲事歇又搓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筵金泥半月欹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着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三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攣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

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閨人織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　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莫去踏香隄△遊人量印泥△

眼兒媚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趙燕秦娥△　可是華清春晝永．睡起海棠麼△只將穠質、欺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沽麴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退添柴葉火新陳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冰輪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口一天風雨急漁翁簑笠重釣竿濛不教工處是眞工市客誤猜陳萬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鵲踏花翻

美人解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軟陡騰翻依稀略借鞍和轡作時鵲打雪風天停猶燕掠桃花地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堪描耐鮮軍裝伎多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栟櫚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卻鈿翠鬟雅如花畔蜂撩未定戰殺其花勻搽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得見些些除是遞將紅葉應

回流水之涯俄成訝。緣來盡也。一笑看差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烏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壞之車。既遇險於泥濘。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譽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滌涕誓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天威而策勵。尊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覺。佇看溟渤。翻爲鴈鶩之池。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眞。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

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摶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夷狄。尙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爲掎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册。內諸文囿。俾樂沼臺。寃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嘯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時鶴醴壇降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蒼穹眷德。端爲聖壽而徵。言從島嶼之游。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借達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繪紋盤束。旋分筐貢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掎角之圖。望闕馳情。尙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壖。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堪此殊榮。中謝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閫寄。跨兩省一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闊遠。曩昔淮陽之警。頗陳意見之麤。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膂咽喉之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眇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皇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效。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册。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於寶地。默示長生。雌知守而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竝臣分境。皦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捄。玉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幷昭上瑞。雙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温旨謝表

天語春温。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念臣身叨隆遇。既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格。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聖明。曲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致聖聰再瀆。其爲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皇上體諒曲加。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叩首闕廷。殘命少延。驚魂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況臣素抱忠悃。可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暉。而精衞積誠。思塡

滄海剖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磐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闕瞻依恭祈萬壽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五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代某宗師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觀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參之臣疇昔所聞搢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

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尙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舉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冀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陛下之前。陛下安得不信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白廷臣未盡非未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陛下何憚一改議

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衞社稷之功。況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如以銖稱鎰。其低卬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尙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朝廷賞罰當功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眞僞哉。守仁之於學。其眞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量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敝軒。蓋悲恩愛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葬祭贈謚之禮。悉從故事。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藩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卽手足知其通乎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奧。而況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遄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大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況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尙冀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巵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皐夔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秩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冀莢徵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無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鎭幾勤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遙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殉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恠人言之易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廷平參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蔭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顚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竝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模宏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不周知靡。是以用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脈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淮甸。迥邁劉晏之精忠。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冀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渭失歡幃。幕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己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蟆跳擲於葦藋瞑瞑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鋤也辟如雉兔觸罥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己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檢即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己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噓息得諸祕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嘗如蠱療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之再造

答某饋魚

連餉波臣信頤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廕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嘗然某叨奉摳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嘗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腹省循仰戀倍萬恆情

代請胡總督啓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榮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櫜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豆聆謦欬之珍借節爲壽亦效悃愊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羣之龍愈紛水禽之交憂雙闕虹臥下捧蛟躍五彩翬飛上織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凉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唉。綵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尙醒。欹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騶作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逡巡解網。憔悴非人。偃蹇自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祕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徜迻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竝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騑驂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授簡。顧茲修路。曷由裁營。謹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眞愧蟲雕。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眞非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卽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皁白。反掌而更。卽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緣紙多礬粉。深恐浮縐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幷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旣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

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既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靦顏毛顓。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踟躕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得免。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盡成皺裂。即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卻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即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麤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變。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愼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豔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眞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

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犂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尙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焉。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卷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圃榭樹石之間。談說鼓鼙。盼睞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拂袂。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醺然幾墜。眞昨日事耳。舊景殢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蕭然到都。解裝便思插羽。願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勤園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卻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人幾於易性況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竅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蜥蜴、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肇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某僻甸學步殊未到此然卻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八

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幷惠種種正逼歲除眞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不宜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刼終不見性名爲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惡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疾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恠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百叢媚蓴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昨漫往觀煅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卻擲卻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敝篋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有感荷

與季友

韓愈、孟郊、盧同、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闊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恠歎菽粟雖常嗜不信用卻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某初聞玉體達和即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款卓眞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敍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

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尙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多而鬬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

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諭趙事。誠有之。眞可慮也。入秋酷熱。伏冀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錢信去便。故尙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眞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以待。此上算也。今旣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再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旣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

宜必遣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困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強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闊雖南面稍狹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峴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峴西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闊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卻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徉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徉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蘀野斬其榦以搆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掉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既章卽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闊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廠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峴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亂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閒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

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斂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斂而拒。亦且格鬬。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概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讎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

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耤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狥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廈北之間乎。劊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卽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麤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斂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在世間校寔、分恩怨、小丈夫鬬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況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樸疎以不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即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即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

疑。不敢往事。而況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元門書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秖覺其妄。然卽欲公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卻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況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冶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冶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旣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某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己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眞正祖訣。若參同內經篇。但除卻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兒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嬰兒本相。如略攙以思爲。卻正犯磨磚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渭安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故。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賺經文。滿册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章之言鼎器。卽法象章中升烝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卽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眞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物出一門足矣。今曰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而得之矣。況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目魏。然二公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不相印。卻未嘗遺其一節。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即贊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如臣勝尙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即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溫。卻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忽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即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即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脈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且閉口不談。即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即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眞切。推移不泥。環轉衡權。而靑州一脈。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尙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蠹而犬豕之。萬一少緩刀鋸。尙有廣陵一曲。揮手謝礬。而後引頸就纏也。柽荃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雛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二字。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兎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眞人。眞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斂。元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

卦象然自月魄逐宵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況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不相鉤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鉤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元寂也日月正撢持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譊譊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

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魄之後。乃正値其平鋪漫序律厥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脈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愼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卻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幷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収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繹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挨。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架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元抱眞至變形而仙。本魏公之成功而言。憂悶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

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己名。故徐目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綮處爲然也。即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概印一篇。概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既作亂辭。而復闕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況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

魏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姑舍之。而偲偲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阜阜多多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兎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竪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竪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多多者。隆之左旁爲阜。其下爲缶。缶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广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盀。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盀少東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阜阜至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以𠂉。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圖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訢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己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

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聚也而聚從東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丣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眞人貨從貝不從貞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敍篇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某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遘阨際水旱隔幷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如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敍也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捏弄以混入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尙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既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眞篇云休煉三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厤章中俞註詳矣但任斎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愼乎章管括微密闓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尙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魄魂痴人尙泥爲入口下吭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水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沾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昴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用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鶩鶩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篇中之註有云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卻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

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三五章。然卻是要作五相類觀。而尤爲引之如此。亦不是除卻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